



Foo Tak Building

富德樓



油街可一不可再，因為我們頭上有個白痴家長。空置的官地讓藝術家創作人隨意使用，如果不是政府還想不到舊貨倉要怎樣發展，如果不是那時還未換老闆的高官還懂得知之為知之的道理，香港第一個像樣的藝術家squatter不會成事，怎說小學課本也告訴我們這城市地狹人稠，每吋土地都是錢，哪有空間讓你們這些不事生產的人亂來？告別那天我也在場，看大家喝酒聊天搬政府傢俬搬得高興，其實難過得要命，以後這麼好的地方不知可以往哪裡找。轉眼又許多年，說要蓋什麼碼頭什麼商場已經懶得去管，竟然還丟空著才真令人氣憤。

白痴家長掏空心思給我們找來一個牛棚，嫌牛棚隔地方不夠用的人搬到了工廠區，最近特首大發慈悲還容許賽馬會改裝石硤尾工業舊廈，不過進場條件是關起門來工作的習慣要改一改，從事藝術要讓廣大市民都能看得見，好靜的朋友大可以留在家裡，又或者在北區廣闊平原上尋找合適的貨櫃。給你時間給你地方要是還做不出可以計量的成果就沒有資格搞創作，連報紙文化版也為虎作倀宣揚這個本港獨創的藝術新定義。所以富德樓真是一個好地方。十四層一梯兩伙不用行樓梯更要在灣仔，十幾戶幾十個人每月交個兩千三千蚊就可以畫畫寫音樂拍短片砌裝置搞社會運動，舊樓的舊住客沒有遷出就與這些年輕文化人相安無事做鄰居。如果你捨不得像繼鬼才劉健威之後的曾灶財新代言人那般發思古幽情憤慨斷言本地藝壇純屬虛幻，你在這裡尚可以感受到一絲希望，萬一香港藝術能成氣候它的genesis大概就是如此，又窮又不想仰政府鼻息的藝術家可以從這裡起跑。

功課還是要交的，兩年租約每次更新，兼任「包租婆」的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創意教育總監May Fung都會看看你的成績，成名富起來的要遷出做不出成績作品不涉創作無關藝術的都要搬走，不是要當家長指手劃腳而是對業主有所交代，好端端一種物業不拿去放租而讓它變成文化村，業主還做慈善基金為的就是支持本地創作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理由。「業主不太認識藝術圈的人，所以找上May管理大廈，審批申請、把關、收租都是由她負責。」May Fung為創意書院的事情忙碌還要在大學教書，之前在牛棚協助她搞藝術行政的Kobe Ho就常駐於此打點大小事務。

2003年業主交給May Fung兩個單位，她把十四樓變成讓外國藝術家短暫停駐的宿舍，八樓就租給剛於去年赴美實習的多媒體藝術家Ivy Ma。之後梁寶山、洪強、老貓、廿九几、香港獨立媒體等陸續遷入，本來是推拿指壓中心的一樓單位去年初由業主收回，成為了2006年曙光圖書結業後May Fung得來英文書籍的新家，書店和藝術家宿舍以aco芝鵠的名義運作，Kobe Ho看店之外還要照顧訪客起居走上走落忙個不停，不過她總是高高興興的因為「這裡有很多好事發生」。

Text by Vince Lung Photos by B. Wong, Daniel Ho (訪問)

上樓下





「我們經常在天台辦活動，你要是上去過，就知道那裡有多漂亮。像我們這樣的大廈，全香港只有一千零一幢，沒錯看上去完全不似artist village，比起日本Design Festa的氣氛差得遠，沒關係，富德樓很香港。「一幢舊樓，當然有許多限制，火炭地方大，你可以進行更大型的創作，在這裡無法辦超過五十人的活動，不過這也是富德樓的character，像之前在六樓舉行的Karben版畫展，二十多幅作品要是搬到gallery展出地方又嫌太大，這裡剛剛好。」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互動，這是富德樓的原意，不過現在不同單位之間的交流，主要還是樓上樓下互借器材借地方，例如郭達年一位朋友在書店搞music show，同時又在九樓的In-Media辦放映會，已經很不錯，雖然真正的collaboration還不算很多。慢慢來吧，藝術家合作本來就是organic的事。」

「還沒有很多人知道這家書店，應該是書種的問題，差不多全部是英文書，九成來自曙光，另外是朋友捐的舊書，還有那些放在盒子上的，是馬國明、蕭競聰、楊陽等書店顧問推薦的新書，book sharing時他們會親自介紹自己的選擇，文學、文化研究、哲學、政治科學等等都有，書種比較偏，但我希望能夠繼續下去，因為這些書在外面已經很不好找，至少這裡的環境容許我們堅持不賣暢銷書。」

Kobe Ho 1/F 艺鵠_书



周思中 9/F 香港 獨立媒體

「In-Media不單是網站，需要一個實際的空間，在外面搞活動之前要有地方準備，做橫額、畫海報，其他民間組織要借地方，我們非常歡迎，例如長沙灣的新婦女協進會，要在港島開會就到這裡來。」

「In-Media有大约十個編輯，2004年搬來之前都在家裡工作，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寫作，也辦過兩三次workshop為網站和其他獨立媒體培訓成員，還有定期screening，放映已經被遺忘了的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不同的活動讓我們可以接觸不同層面的人，例如之前的陳冠希事件討論會，有近六十人參加，氣氛非常好。」

「剛完成一本華文地區獨立媒體的資料集，現在忙著編六四小冊子。之前深水埗市區重建的聯署行動反應熱烈，遠超出我們預料，這種事情只有獨立媒體才做得到，雖然申請海外資助愈來愈困難，僅靠個人捐款維持，但我們支出不多，甚至還設立了基金資助規模比我們更小的本地獨立媒體，不過還沒有人申請。」

「有人說這裡馬路衝著風水差，我倒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至少還沒有人因此生病。比起牛棚守衛深嚴，保安好像要跟你過不去，這裡挺好，雖然樓上樓下還不算十分熟絡，至少氣氛很舒服，梁寶山、智海、江記有空會來坐坐，影意志在這裡辦放映會，《字花》趕稿時地方不夠用也會把幾個人幾部電腦放在這裡。」



智海 7/F 廿九几



「我們2004年搬進富德樓，廿九几差不多同時成立，大概因為樓上樓下沒有像我們這樣搞出版的，所以申請很快通過。我們沒有什麼budget，通常和出版社合作，印刷等等都交給出版社，我們只負責編輯部份，自己和朋友的詩集、小說、漫畫、相集已經出了十三、十四本。」

「我大部份工作都在這裡完成。地點對我來說其實不太重要，還是看交通方不方便，平日逛的書店都在附近，找人來開會又容易，工作晚了，可以坐小巴回家。這裡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會有人看著你工作，做創作的都希望能夠專心，不似得石硤尾常常有人騷擾。」

「我和江記在這裡，沒有剪刀可以問他要，他沒有膠紙我又會給他。下班時間後大家就會陸續出現，開《字花》編輯會或是什麼，人太多的話，我們會問九樓借地方。」

「我們的看更是全世界最負責任的看更，好像完全不用睡覺，一天到晚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他。他連我們的腳步聲都認得，有次我穿了生膠底的波鞋走過，他認不出還問我為什麼換鞋。」



魂游 11/F W.A.A.A.S

「我主要做表演、策展、研究，近兩年攝影比較多。2005年我來到富德樓，然後有兩個Angela，一個畫畫一個做文化研究，最近再加入了兩個浸大出身的年輕藝術家，搞概念藝術、錄像裝置的Silus Fong和錄像、攝影的Ant，她們都很有潛質，但剛畢業在外面租不起studio，就到這裡來和我們一起工作。白天通常只有Angela Su和我在，我們都愛靜，人太多沒法工作，五個人不同時間用同一個地方，不會有衝突。」

「這裡特別整潔嗎？因為五個都是女生，合約上規定non-domestic purposes only，我們想，要是把這裡變成像家一樣挺有趣，有一個乾淨、舒適的地方，除了創作以外還可以靜靜想事情。Ant喜歡畫魚，還在那邊放了一個魚缸。」

